

传统产业如何与创新“共舞”？

——茌平县产业升级二三事

□本报记者 李梦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于以军

这种看起来像面粉一样细一样白的天然石粉，是在平嘉华塑料有限公司生产地板的新添加材料，“添加了这种新材料的地板，九成销往欧美市场。”在聊城信发高新材料产业园区嘉华塑料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和生产的副总赵钰行捏起一撮天然石粉，给记者介绍道：“PVC原料添加天然石粉，成本增一倍，利润高三成，特别是保证产品零甲醛无重金属，环保标准远远高于欧盟标准，地板质量占全行业前五。”

嘉华塑料还请来10名技术匠人，与重庆大学材料学院合作，通过控制热压和UV回火线两个环节的温度和压力，把地板的收缩率控制在欧标的0.12%以下。“目前，茌平

全县PVC深加工企业22家，全县铝深加工企业102户。”县科技局局长付长荣说，全县有87家规模以上企业与124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出纳米级金属粉末、亲水铝箔、磁悬浮电机等60余种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其中4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200多项国内领先科技成果得以转化应用。

PVC新材料产业升级之路，是在平这个传统产业大县升级的缩影。圣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把脱水蒜制品、脱水洋葱制品等产品做成了行业佼佼者的企业，先后通过QS认证、HACCP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以及国际上最严格的BRC审核和OAU认证。他们的“蒜粉”销往三大洲20多个国家。

脱水蔬菜加工只是简单的物理过程，市场波动大，行业利润也不会太高，蒜粉产业该如何突围？“依托镇内脱水制品产业基

础，与全国知名婴幼儿辅助品制造商上海优幼母婴用品科技公司达成合作，成立了聊城优幼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婴幼儿辅食营养包、辅食营养补充品等粉剂，高科技换来的产品附加值比‘蒜粉’提高了30%。”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成立不久便成功中标国家免费补贴项目，用于对广西、黑龙江等偏远地区的婴幼儿营养补充品，订单已排到明年。

在平县传统产业占工业总产值六七成。去年，初级产品税收贡献率由2012年的83.7%下降到47.6%，而传统行业产品附加值增加了27%。在平县发改局局长杨卫东认为，经济转型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对历史现实的延续和再创造，只有植根于自身特色资源的转型才能获得长期的发展动力。

处于传统行业的金号纺织有限公司，今

年保持了出口增长态势，在一些新兴市场取得了新突破。记者发现，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金号纺织成功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改进配棉工艺，成为行业领先者。“金号纺织利用产学研合作，找到中国纺织院、中科院、哈工大等行业顶尖科技高手，以怎样更多地减少排放消耗，产品功能怎样改善睡眠质量为突破口，平衡追求健康环保与控制成本之间的矛盾，市场份额不缩反增。”金号纺织销售负责人介绍，适应市场个性化需求，金号纺织又开始小批量私人订制试验，开发了高端婴儿用品系列，一经推出就受到国内外客商欢迎。金号纺织董事长刘先斌告诉记者，经济转型升级，淘汰的是落后产能，不是淘汰传统产业。与创新“共舞”，传统产业既有高新技术，也有高附加值产品。

群众“点菜” 政府“下厨”

金乡：订单式扶贫见成效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韩洪波 李焱 徐兴柱

金乡县化雨镇苏坑村村民荆玉平谈起自己的创业之路感慨万千。原来，头脑灵活的他，想开办肉鸭养殖场，但缺少启动资金，以他一穷二白的家境根本无法在银行贷到款。村支书了解情况后，介绍他加入了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信用互助贷了5万元，一年多时间他就彻底脱贫了。

这是金乡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根据贫困户的现状、致富意愿、致富能力等个体差异，按照群众‘点菜’、政府‘下厨’的方式，制订不同的‘菜单’来弥补贫困户家庭的‘营养缺失’，真正将扶贫扶到根子上。”金乡县委书记刘章箭说。目前，以精准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在全县13个街镇9268户贫困户中展开。

从“送鹅”到“寄鹅”

连日来，金乡县卜集镇卜集村贫困户宋遵华的心里一直都是乐滋滋的。每天一大早，他和60多岁的老伴都要早早起床给家里新添的20多只鹅苗喂食，忙得不亦乐乎。

养鹅是金乡的传统产业，“金乡百子鹅”也是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产品。今年5月，金乡对全县有养殖意愿又有场地的26户58名贫困人员，按照每人12只、每户80千克饲料的标准免费发放畜种、饲料，同时采取“企业+贫困户+技术+销售”模式，对贫困户一对一帮扶指导，既提供技术，又保障产品销售。一只母鹅的生长周期能创造一二百元钱的利润。“多养几年赚头更大，不仅可以脱贫还能致富呢！”宋遵华说。

对于那些低收入户“点菜”想养鹅，但家里没有人手和场地，金乡又因地制宜，按需“配菜”，筹集资金30余万元，采取购买禽雏苗、畜禽企业完全托管的方式，由济宁华源牧业有限公司进行畜禽养殖，养殖收益定向足额分配给贫困户，确保4个村的25户48名贫困群众有稳定收益实在在发“鹅财”。

从“借钱”到“入股”

这几天，金乡县高河街道牛桥村的草莓园内，每天都有几位老人来采摘大棚忙活，他们不是来摘草莓的游客，而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当地的精准扶贫对象。

吴松云老人介绍，他今年已经72岁了，儿子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他们老两口的身上。原来自己种植家里那三亩多地，每年都挣不够花销，为了给儿子看病，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如今，他把土地流转给草莓园，价格2800元/亩，每年就能有8848元的租金收入。同时，他两口子一年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大棚里帮着打工，每人每天能挣到50块钱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土地流转+就业’的脱贫模式，变‘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使贫困户获得了土地租金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双丰收’。”高河街道扶贫办负责人介绍，他们立足现有草莓采摘园的成熟产业，正筹资建设12亩精准扶贫草莓采摘园，采取“政府注资+土地流转+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政府将注资收益按照比例分给贫困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优先在棚内劳作，建立市场主体与贫困户紧密合作的利益共享新机制。

从“独闯”到“抱团”

“没有互助组亲人的帮忙，要脱贫俺根本不敢想。”今年一开春，金乡县王丕街道袁洼村的村民赵玉雷就开始为他的棚蔬菜事业忙活起来。

因妻子残疾导致家中极度贫困，子女上学需要花费，想外出打工却离不开家，想种植蔬菜大棚又苦于没有技术……这是一年多前赵玉雷面临的困境。如今，赵玉雷家2亩的大棚白菜，一茬就收入1万多元，妻子吃药看病的钱有了着落，两个孩子的学费也不用愁了，互助组让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在全县开展村级事务公益服务的基础上，金乡县鼓励街道村(社区)成立“1+1”邻里互助扶贫服务队，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党员干部、致富能手为主体，采取“1+1”、“1+N”的形式与贫困户“抱团”发展，实现了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扶贫政策、市场销售等资源的优化配置，仅王丕街道就有12个村成立了互助组，160余人加入其中，带动18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实现户均增收5400元，成为一支扶贫帮扶的“生力军”。

群众“点菜”，政府“下厨”。金乡初步建成了涉及13个镇街46个产业的扶贫项目库，形成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产业扶贫发展格局。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已有6281户11957人完成脱贫，脱贫率达70.2%。

高青：“链式扶贫”拔“穷根”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李峰 报道
本报高青讯 “挂星贫困村”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硬骨头”，经常受到扶贫成本高、成果巩固难、脱贫易返贫问题的困扰。这两年高青县探索出“链式扶贫”办法，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高城镇李明安村是全县挂了“星”的贫困村，曾先后有3个部门驻村帮扶，几年时间过去了，村容有改观，但贫困面貌依旧。

今年，该县通过重新排队将包括李明安村在内的24个村列入挂星管理的扶贫重点村。他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结论：一些村没有实现彻底脱贫的关键在于没有进行综合施策，扶贫没有扶到“根”上去——单纯给钱给物只会养懒人。“链式扶贫”就是在找出贫困症结的基础上，调动各方力量，对症下药，多方施治。

以李明安村为例，该村致贫原因是村内班子不和、群众观念落后、人均土地偏少、土质贫瘠盐碱等问题。链式扶贫采取的措施是确定招商局为牵头部门，农业、工商、广电、司法等部门协同配合，开展扶贫攻坚。

供电公司李明安村帮扶队建起农田电灌系统，出资10万元帮助修建高标准生产路，农业局帮助疏通河道，指导建起高科技瓜菜种植示范园。在此基础上，县科技局组织农技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指导。三月份，当地的绿农合作社对李明安村进行项目扶贫，在该村流转土地200多亩，在村北、村西建大棚示范园。农民建棚无资金，银信部门开展金融扶贫，镇农信社为43个建棚户每户提供3万元的贷款支持。为防止出现卖菜难，扶贫工作组协调争取到了工商部门的支持，规划建设一处蔬菜交易批发市场，经信局立足当地林木茂盛，木材加工潜力大的优势，引导本村能人从事板材加工。目前该村建起小型板材加工厂2家，并带出一支木材经纪人队伍。

通过链式扶贫，高青全县24个贫困村村建起工厂(基地)，户户有致富项目，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5000多元，村集体收入也由“空壳”变为略有盈余，群众实现了整体脱贫。

为传统农业注入科技血液——

嘉祥有个“云农场”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在嘉祥县，成立于2014年的“云农场”为传统农业注入新鲜的科技血液，原本粗放、低效的农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测土配肥

实现“私人订制”

“玉米配肥刚结束，小麦还得几天。最近属于空闲期，偶尔有追肥的，数量不多。”7月14日上午，在嘉祥县配肥站，站长张其涛向记者介绍，现在来配肥的主要是大户，散户下一步可以按村进行。“希望将来可以在测土配肥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农场肥料的个性化定制。”

常年粗放式施肥，不少土地面临着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的难题。“其实多年前国家就在推测土配肥，可效果差强人意。不少地方都有配肥站，但机器却鲜有运行，一直放到烂。”张其涛坦言，自己加盟“云农场”成立配肥站，也是看中这块市场。

前期，“云农场”通过从县农业局获得的种植大户信息，免费为大户土地进行“体检”。现在土壤中含有多少氮磷钾，种植玉米、小麦、地瓜等作物分别需要多少含量的氮磷钾，如果是配肥可以减少多少成本……一个个真实的数据吸引了不少大户的加入。

马村镇张垓村种植大户郭爱花去年秋天开始使用配肥，驻站工程师上门取土样送到中央实验室检测后发现，其土壤中氮含量过高，导致土壤板结。“传统尿素中含氮量为46.4%，后来用配肥氮含量为30%，同时增加了磷和钾各6%。最重要的，为改善板结状况添加了“云农场”的核心包。”张其涛说，配肥比市面上流通的传统肥料价格要低20%，每亩可以增产50-100公斤。“我们在每个乡镇都会找试验田做对比，使用传统肥料和使用配肥的苗子明显不同。配肥的苗子根系发达、茎粗、麦穗高、麦粒多。”“云农场”会邀请大户去现场参观，看过的都说好。”

关于核心包，是“云农场”配肥站的“拳头产品”。据了解，“云农场”从以色列请专家参与研发促进作物生长的核心包，富含锌、锰、硼等微量元素，对于改善土壤板结效果很好。配肥前还会邀请农户到配肥站现场监督，“云农场”质检专员不定期到各配肥站按照规程抽检原料及



□尹彤 报道

8月4日，“云农场”中央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土壤检测。

配方肥料样品，带回中央实验室检测，形成质量追溯体系。

在位于“云农场”总部的中央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土壤检测。“每天送过来的土壤样本有200多份。检测分析后，由智能配方系统根据相应作物自动生成肥料配方，再由‘云农场’中央服务平台传输到各配肥站的配肥机上，配肥站只要在配肥机上输入大户名字，就会按照专有配方配肥，工作人员自己不能擅自修改。”实验室负责人崔鲁宁介绍，每个县市设立一个配肥站，同时搭配3个服务工程师负责宣传推广及设备的维护。“用于蔬菜的水溶肥刚开始推广就得到不少农户的青睐，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广的重点。”

云农业科技园

打造“农”字新业态

在云农业科技园嘉祥县服务中心，电脑、电视、会客桌椅、KT板及项目展示一应俱全。

“建设云农业科技园，目的是实现省级农业科技园的农资购买、农产品销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服务、农村物流等信息互通互联功能，为传统农业注入科技、信息、金融等先进生产要素。”山东

天辰云农场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何进介绍。

“每个云农业科技园都有一个服务中心，同时建5个村级服务站作为样板村站。”云农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伦介绍，服务中心主要负责采集、存储当地涉农大数据以供研究分析，构建良种、农资、物流追溯技术全程物联网服务体系。村级服务站，则提供农资代买、农产品供需信息发布、订单种植对接、农机农技线上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等服务。

云农业科技园提供什么样的科技服务？“除了帮助农民网上购买农资外，还可以实现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农机农技线上服务，区域种地大户资源整合等服务。而所有的农业信息汇集在一起逐渐形成大数据，我们就可以利用大数据提供产前预测、风险预测等服务。”研究员王建成一直潜心于为公司做大数据模型。四五月份嘉祥县不少农民通过农技通反映小白粉病的报告，及时对用户发出预警，避免了大规模的白粉病出现。

“经过前期的数据积累，今后我们可以依靠大数据为科技园提供专业建议，比如病虫害预测、发展订单农业等，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王建成说。

“通过云Pad可以轻松注册云农业科技园会员购买农资，而U刷相当于一台移动

10家草根社会公益组织进驻

薛城建社会组织孵化园

□通讯员 万照广 胡从芳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28日，枣庄市薛城区社会组织孵化园正式启用，旨在帮助辖区社会组织成长、壮大。目前已有10个草根社会公益组织进驻安家孵化。

截至目前，薛城区各类社会组织已发展到87家，在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等公共服务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些草根组织，多数由于缺少资金、场地和专业性的辅导，发展受到限制。“打造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资源对接、助推公益的专业服务平台，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更好地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助其发展壮大。”薛城区民政局局长高庆果说。

薛城区社会组织孵化园面积有600余平方米，有培育孵化区、公益展示区、示范带动区、党建活动区、公益沙龙区和咨询服务区等。据负责人介绍，园区主要为萌芽型、初创型和引领型社会公益组织提供专业辅导和培训，重点在项目申报、项目

策划、活动举办、财务托管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还为进驻社会组织免费提供办公场所、会场等，并提供公共水电和物业管理等后勤服务。

据介绍，进驻该园区的社会组织孵化期原则为2年，进驻满2年后进行专业评估，评估结果为“孵化成功”的，按约定办理“出壳”手续；评估结果为“可孵化成功”的，最长可延期孵化1年，并签订继续孵化协议；评估结果为“孵化不成功”的，按进驻协议的约定办理迁出手续。目前，已有枣庄市三联老人服务中心、薛城区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通过评审，正式进驻孵化。

今年5月刚刚注册成立的薛城区晏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进驻园区孵化，科学规范发展，目前已拥有专业社工2人、志愿者29人，其策划实施的“情暖夕阳”社区老年人关爱项目成功获市政府5万元资金补助。“没有园区的扶持帮助，俺们一帮土老帽哪能有今天的收获呀！”发起人张永渠感慨地说。

免费建起“周转房”，居民可拎包入住

乐陵400贫困户告别危房

□本报通讯员 王志

7月14日，乐陵市云红街道办事处匡家村的贫困户任丙林格外忙碌，今天是他乔迁新居的日子，而他坐落在村头设施齐全的带院两室新房，并没有让他花费一分钱。“自从2003年俺家土房塌了后，俺就一直在俺姐家凑合着住，没想到政府帮俺重建了新房。”任丙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通过走访调查，结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乐陵市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危房改造新模式：没有自建能力但有危房改造意愿的贫困户、五保户，与村委会签订危房改造委托协议，由村委会按照每户建筑面积35平方米、造价2.3万元以上的标准集中建设“周转房”，建造资金2.1万元为上级补助，剩余由乡镇、村自筹。周转房只有居住权、使用权，无买卖权、继承权，同时与危房农户签订协议将其老宅收归村集体所有。“周转房并不只是个空壳子，考虑到入住贫困户基本均无经济收入，我们在为周转房配备火炕、灶台、基本家具、无害化厕所等设施，让贫困户实现拎包入住的同时，部分乡镇更是在周转房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

光伏发电板，发电并网后又可以为贫困户一份收入。”乐陵市住建局副局长薛淑清介绍说。7月7日，乐陵市下起了大暴雨，家住乐陵市寨头堡乡盖家村的村民盖凤合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拿着大盆满屋子接房顶上的水，就在一周前，该村村委会找来了建筑队，对他的房屋里里外外进行了一次“大修”，而盖凤合并没有花一分钱。

危房改造的乐陵模式，解决的是无房可住的贫困户的住房问题，而还有一部分贫困户，面临的是家中房屋未达危房重建标准，却需要修理的困局。为此，该市创新提出了五级审议工作法，贫困户有房屋需要修缮，可自行或委托村、乡两级代为雇用建筑队，建筑队按照维修项目列出花费清单，清单要具体到每平方米的具体的花费，经村民、村支书、包村干部、乡镇管区书记、乡镇建助理五级审批通过后，由村级先行垫资维修，修缮完成后，同样由五级同时验收，验收合格后将维修资金拨付给村级财政。

乐陵市危改模式提高了贫困户危房改造的积极性，今年仅半年时间，该市就完成了全年的危房改造任务，400户贫困户通过重建或维修模式告别了危房。